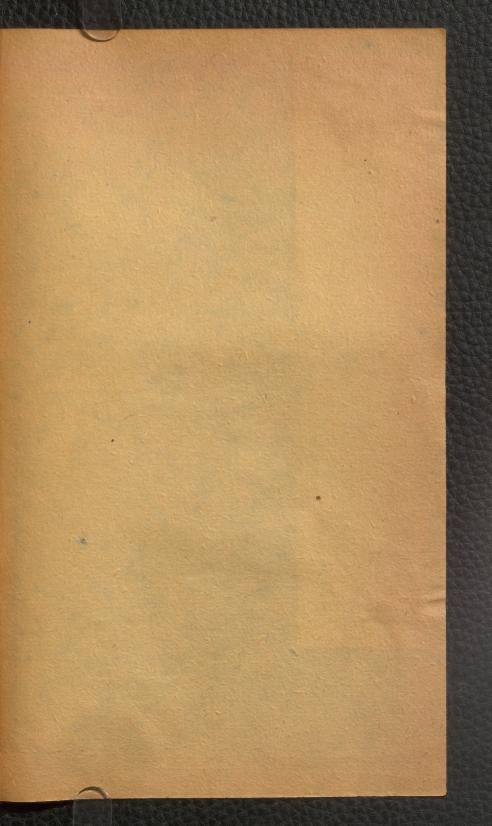
校古今醫案按海葵·李書為明行

GChinese 2 Vol II



古今醫案按卷二	乃時行寒疫也若四時天令不正感而為病長幼相似復能傳染者此	洪大為熱病若四五六七八月之間天道忽有暴寒人感之而為病者	感都而	而	人觸犯之即時病者為正傷寒若雖冬月而天令温暖感之則為冬温	朱氏全生集日自霜降後至春分前天令嚴寒水冰地凍其殺厲之氣	温熱病	略南贮賢	孫男掌明冏若全較	得璜磻溪	嘉善俞震東扶纂輯	吳江李齡壽幸坨重較輯	古今醫案按卷第二

草等樂不應為製豬膚湯一甌令隔湯燉熱不時挑服三日聲清終劑 唐去血無算。昏眩欲絕、王令以寒門冬的許入淡竹葉香或煎頻飲之汗 痛 四痛里醫用麻黄杏仁半夏枳橘之屬遂端逆倚息不得卧聲風如亞頭 張路玉治徐君育素禀陰虚多火且有脾約便血證十月間患冬温發熱 出而愈蓋用勞復法治之也 王肯堂治一孕婦春夏之交患温病頭痛發熱不惡寒而渴未及療治胎 面亦熟手足逆令右手寸關處大微數此熟傷手太陰氣分也與養鞋 家通以傷寒稱之其通稱傷寒者因發熱傳變皆相類也至於用藥則 變之後不得復言寒矣此外又有風温濕温一皆發熱狀類傷寒故醫 中至春變為温病至夏變為熱病夫温熱二病乃冬月伏寒之所變既 名時氣即時疫也非傷寒比也又云冬時感受寒邪而不即病伏於身 不同矣此數種乃仲景所未論又在經濕喝三項之外。必須辨之 如失又治鄭墨林室素有便紅懷好七月正肺氣養胎時而患冬温咳

大黄加至二兩兼黃連犀角三 真三次古胎未潤煩渴不减此盃水不能救車薪之火也更與大劑凉膈 沒考諸南陽先師。元無治法而少陰例中。則有救熱存陰承氣下之 視失沒也時數醫胡晨敷在坐同議凉膈散 鼻煤先前惧用發散消導藥數劑煩渴彌甚張石頑曰此本伏氣鬱發。 與黄連阿膠湯二劑血 兩感變患最速今幸年壯質强已逾三日六日之期證雖危殆良 治黄以寬風温十餘日光熱神昏語言難出自利連黑舌胎黑燥唇焦 借此以迅棉久伏之邪審其鼻息不鼾如野水之上源未絕無慮其 於風遂成風温風温脉氣本浮以熱邪久 涌 升鼓激周身元氣皆化為火傷耗真陰少陰之脉。 如刺下血 楽 被 如崩脉較平時反覺小弱而數此熱傷手太陰血 止後去黃連加姜雜桔梗 下方能熱除於是專用生津止渴多服 伏少陰從火化發出太陽 中黄生地黄服後 人中黄 不能内藏所 四劑而安 由 風

政。 寒發熱來 E 寒北復 復 治陸中行室年 日予 陰。 利 毘 勉 之脉 咳 陵 雅 而 カ 何山 中。 足逆 倉官李夏 其 支持歲事過 倍前自 診 亦 則 麻。黄。 之其 向 四 日 加 冷四 遂 唤 於。 遂 和、 汗體 脉 與 外 自 升。 嗣 不 似 寒閉熱 動 時病 利 麻 麻。 痛 閣 後 利 、殿道 異常 黄 湯。 倦 前 唑 於勞役傷其脾肺之 而軟尺部 與 膿。 證盖 餘臘 、異功生 胸 咽 濡 升 喉乾痛 麻 邪不得外散勢必 者當是病 關 血血 又 項 月中 後 多 始 湯 也雖 = 日則咳 數子 脉 畧 汗 至元 傷寒大 冬温所傷 劑肢 重則 向患 两 中體 足 服 日當作 吃啦 無審 唾 逆 夕忽微 體 數 膿 氣故咳復甚於前至望 冷譜語醫者 劑 F 疏復感寒邪 濕温 後 内奔而為自。 血 捱 而 其脉證寒熱難 與傷 安 惡寒發熱 張診其脉 過 半、 許 為重故咳 足 熱後自 月病 學 温 盖先 不暁 暖 0 利 輕 熱 明 自 少减 教 雜 至 分頗 取 利 利 目 微 、暑後受 轉 進 即 不 新 夜 藥 月 同 上 Ŧ 忽憎 一彦龍 仲。 而 E 明 痛 五

述。 虎加蒼朮湯頭痛漸退 那今心先受暑而濕彩·乘之 食感冒與發散消導藥服 卧地畫寢受寒是夜連走精 路 後來者為虚邦從前來者為實邦從所 經回 痛自利胸 E 玉治范振麟上 於陰部暑氣蒸濕 醫 黒潤 難 病 杂 濕温 者為 無胎 被 中 何名賊 之脉陽濡 大暑中 兀兀 口鼻氣息微冷陽縮 正 一邦。又 欲吐 也暑濕相轉是 和。予日、難經 足 日假 漸温汗漸止三 患厥冷自 而弱陰 水剋 後胸前頭項汗出 中 令心病 二度忽覺顧 火 喃 11. 利 而急濡弱見於陽部 南妄言與濕 云 六脉 名濕温先以白虎 五 日愈此 腹 不勝斯謂之賊 北 不 而精 得 脹 勝來者為 有 實邪虚 如漉背上愈 如 細 温 滑 我 為 證 山 盛賊 逄 坐 女口 一起量 冰 被 賊 那 證 正都微 祁誤 2 **邦。**五 祁 濕氣搏暑 問其所 加 欲 濕 從 加畏 殊醫者 倒 人参湯次 所勝 用藥 桃 絕舌色 便 起 四肢 那 賊 而 由 邸

咬牙軍身凍裂而逝 薑附改用保元人参五錢黄芪三錢炙甘草二錢加麥門冬二錢五味子 喻嘉言治金鑑春温己二自外北熱不退藏語無倫皮膚枯燥胸膛 渠駭為偏僻之說更醫投以表藥項刻陽氣升騰肌層栗起又項刻寒顫 喻嘉言治黄起 與在表之邪相合所謂戴陽之證也陽已戴於頭面不知者更行表散 錢清肅膈上之虚陽四劑食進改用生料六味加麥冬五味每服用 拾陽氣歸於下元而加葱白透表以散外都如法用之 孤陽飛越危始立至矣此證只有陷節養立法甚妙以人參附子等藥 如冰。一 錢以救下。無竭之水使陰平陽松精神乃治。 。錢晝夜兼進三日中進六劑决定第四日寅刻 能發熱遂擬四逆 日昏情數次此陰寒挟暑入中手足少陰之候緣野中 潛 春月病温頭面甚紅謂同望八老翁下元虚憊陽浮於 加人參湯用人参一、雨熟附三錢炮畫 即愈萬不宜遅 回陽是日悉屏

古 需藥只此二 古卷唇焦身蹉足冷二 不傳經故雖 陰陽之 法悉試 掌并抵人 云冬不藏精之 今 法以 オ 在表 按 醫問 惟 刷 此 條 陰陽 至脉 机 論。 不效喻 安东 為川 見熱煩 果然胸。 立法甚 齊] 序 和氣留連 按 微 而起 則 有。 2 區治陽。 春 發表。 机 毋專以脉為據 H 日此證與兩感傷寒無 前柔活 枯燥 巧惜 果然 温 數 不退植 生於 便畧通 初發時未必脉 而 皮。 則碍陰。 汗 之 不 本自。 證 間透。 載脉象若 下温皆不 九 事 死快哉 而 可多延幾 似渴非 汗而熱 不敢 不同 亦必有 明 了諸證 遇 微 何 能救見 用附子者 異内 全清 碍。與 數惟 所見 然讀嘉言春温論自 日待元氣竭絕乃死觀 面 俱退次 ŀ 經 解 再 而 團 其。 原謂六日 雨感病情符合仲 云然 用 2 獨 附子 意 麻 思則 日 黑滞從 闢 即 以麻 附 十 四 索 漓 周 脉 細 禹 黄 前 粥 死 湯 附 因 載 必 述 汗 麻 以後竟 雨解。 其 春 論 收 曰温 附 景。 温 和 甘 耶 功 草 證 反

游。殆不可治其家固請用藥林曰陽明熱甚當速解其毒。在古人亦必急 林北海視之日此陽明病也不當作痢治但脉已散亂忽有忽無狀類蝦 急口渴舉家惶惑謂今必死矣林笑曰豈忘吾言乎得汗即活矣此緣 今生矣仍用前方去生地加英肉丹皮山藥栗仁連服六貼嚴妄昏熱不 血痢不下。身有微汗零出即止林診之則脉已接續分明洪數鼓指喜 歸的甘草枸杞佐之戒其家曰汗至乃活服後熱不減而嚴語益在悖但 子加熟地一。兩大黃五錢下黑矢而諸證頓愈越二日忽復在嚴發熟喘 减其家欲求更方林執 下之以存真陰之氣然是證之源由於勞倦陽都內灼脉已無陰若驟 則毒留而陰絕死不治矣勉與養陰以冀萬一用熟地一。兩生地麥冬 故內沸而復也病從陽入必從陽解遂投白术 陰氣已至而無以鼓動之則營衛不合汗無從生不汗則虚相不得 人夏月遠行勞後歸感熱證下潮膿血身如燔炙古黑而燥夜多嚴語 不可又二日診其脉始敛而圓乃用四順清凉飲 **两。乾薑三錢甘草** 

發温於 古 惡寒者為温病在太陽已現熱象則麻桂二湯必不可用與傷寒迫 乾萬三 光幸不至聲音不語絕穀不食也則 痢 用白虎 江仲 診其脉浮數無序醫作 頓止脉即應指耳中間連服六貼嚴妄昏熱不減幸 用零术薑附則少死末後 按此證疑難在於初末初時脉 **芍各三錢盡** 補中益氣湯加多冬五味調 今之所謂傷寒者大 疎。 肝益腎湯熟地 連胃寒發熱雨項壅腫如升大臂膊磊塊無數不食不便 錢以治狂熱喘渴殊難輕試 承氣亦必危此案見解用藥俱佳 被一 劑汗 如注醋 加至 概 皆温熱病 狂 卧 熱復 兩許五劑而腫 至晚 理。 類 病良己 而愈 發若引吳 以脉之飲而圓故 蝦游若接 耳 然其 仲景云太陽病 得生處 張景岳證實脉虚 便解 可餘邪注胃之 大此燥 在於養陰而 也但白术 不見手足厥 發熱 而遇 風 2 血 說

内經 明云伏氣之發李明 絡手陽明大腸現證甚者喉腫肢掣昏蒙如醉躁擾不置齒焦古 寒之類反與傷寒截然兩途乎葉案云温 疵 西 河柳 咳嗽息鼾熱病 虎承氣少陽證則小柴胡去參半加花 連 又 平所驗初時 翹等以得汗 可温疫論牽混耶惟傷寒則足經為主 似乎不同因審其義蓋不 云熱病者皆傷寒之類 三焦不講六經此是妄言仲景之六經百病 頤等證其邪分佈充斥無復六經可考故不 類 如有 兼挟 為病輕無汗為病重 之神昏譫語或溏瀉粘垢 表都者最多仍宜 則 之王安道俱言冬傷於寒伏 參入土 也是指諸凡縣熱 貝天蟲瓜萎橋 同者在太陽其餘則無 如有。 發散如防萬鼓 那 斑則參入 温 吸自 皆手太陰肺手 知母少、陰、證 執則 之病皆當從 和自 以六經法治 不出其範 之類如現陽 口鼻此亦未 手經病多 蟬 海 内 不 而發 同 牛蒡杏仁滑 則黃連 退桔梗蘆 以傷寒例 屋岩 也温熱 厥陰心胞 確仲 如 耳 明 風温 以傷 就 燥 阿 病 觀

古今醫業被一人卷二 無效者用局方至實丹或紫雪或牛黄丸宗衛氏芳香逐機宣竅之説 真足超越前賢且不蹈用重樂者一起偶惧覆水難收之弊也此翁聰 素精研仲景傷寒論者庶有妙旨至如葉案之論温熱有水傳心胞震 蒙更有無端而發軍及神清而忽間以狂言者往往變生不測 在辨明虚實雜得真方可下手然必非劉河問吳又可之法所能找平 真武理中者百中之一二而已大抵温熱病最怕發熱不退及瘟厥的 終瓜汁隨其對證者選用若三陰經之温藥與温熱病非宜亦間有用 動君主神明欲迷瀰漫之邪攻之不解清竅既紫絡內亦產審痰降火 汁清熱如三黄石膏犀角大青知母盧根茅根金汁雪水西瓜銀花露 陰佐以清熱或可敢之養陰如二地二冬而膠丹皮元祭人乳蔗漿梨 湯緒苓湯豬膚湯俱宗仲景六經成法有效但温熱病之三陰證多死。 證最能感人不吃陽益陰脉陽縮古卷撮空見鬼者易燭其危也要決 不比傷寒蓋冬不藏精者。東垣所謂野水內遇熟為滋養也惟大劑養 遇此等

明誠不可及今所選之案雖少而諸法畢備亦足為學者導夫先路矣 瘟疫

皆藥之罪也因以生平已武之效者內外傷辨論一篇。 陷胸茵陳等湯下之無不死者蓋初非傷寒以設治而變似真傷寒之發 飽食太過感而傷人 豈俱感風寒外傷者耶大抵人在圍城中飲食失節勞役所傷不待言而 圍之後都人之不受病者。萬無一二既病而死者。繼踵而不絕都門十有 李東垣曰脾胃受勞役之疾飲食又復失節、耽病日久及事息心安飽食 知由其朝飢暮飽起居不時寒温失所動經雨三月胃氣虧之久矣。一 二所每日各門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幾三月此百萬 太甚。病乃大作。尚者壬辰改元京師戒嚴追三月下旬受敵者凡半月解 人而又調治失宜或發表或攻下致變結胸發黃又以 E

震按此即大兵之後繼以大疫之謂也觀此論而始晓然於勞役飢飽 該裁其為内傷矣如是之疫宜補不宜無若達原飲白虎承氣

明誠不可及今所選之案雖少而諸法畢備亦足為學者導夫先路矣

豈俱感風寒外傷者耶大抵人在圍城中飲食失節勞役所傷不待言而 李東垣曰脾胃受勞役之疾飲食又復失節。耽病日久及事息心安飽食 太甚病乃大作的者去辰改元京師戒嚴追三月下旬受敵者凡半月解 圍之後都人之不受病者萬無一二既病而死者繼踵而不絕都門十有 二所每日各門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幾三月此百萬人 瘟疫

古今暫 聽至臘月班師大雪新屬人凍餒皆病頭疼咳嗽自利腹痛多致死亡正 新屬人病無異三日而卒內經云乘年之虚遇月之空失時之和因而感 **祁其氣至骨可不畏哉** 月至汴相 女近年者四置於左右子曰新屬之人其驚憂之氣畜於內加以飲 節多致疾病近之則邪氣傳染為害最大况年惠氣弱尤宜慎也總師 衛生寶鑑曰總帥相公年近七旬南征過楊州俘虜萬餘 虚症反不少耳。 者不過經營辛苦之輩設不兼外感亦不遽病故大疫絕無而恰合東 垣内傷論者亦甚少惟是飽暖思淫慾真陰卻早内傷則外感病中 其時豈不苦極若今太平之世民皆安樂飽暖縱有勞役及飲食失節 以疫後醫師僧道園户常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 犯東垣所呵責也考其時是金天與元年。因蒙古兵退而改元 公因赴賀宴痛飲數次遂病脉沈細 案被 而弦三四動一止現證與 之以助國用民 上 耳鈴

與理謂清邪中上從鼻而入於陽圖邪中下從口而入於陰在陽則 震按喻嘉言疫病論引仲景平脉篇中寸口脉陰陽俱繁者 进 或吃蒜頭燒酒或於髮中籍霹惡木或家供 不驗蓋大疫之與關乎劫運應遭劫者莫可逃也相傳崇正十六年自 **隙可避斯無人不病是該諸疫所同然向來辟疫方法或以雄黃塞鼻** 因病致死病氣尸氣混合不正之氣種種惡穢交結互蒸人在其中無 預飲芳香正氣藥使那不能入若和既入 不通致有口爛舌斷聲盟四塞窓膿下血臍築冰痛等變治法未病前 而入故遞傳六經瘟疫之那由口鼻而入故直達三焦三焦相溷 月至十月京城大疫存然而死醫禧不及後有 病看膝灣後有筋腫起紫色無枚紅色速刺出血可無患人爭就看 頭痛項強頸擊在陰則足膝逆冷便為妄出大凡傷寒之都由 可之論暗合較之字羅二家所述勞役憂驚凍餒致病者迎別惟云 則以逐穢為第一義此與吳 文昌大洞經然有驗有 外省人員到京能識 一節闡發 外 内

陽毒升麻湯升提之壺曰此風熱之極火風則伏非陰脉也升之則死 卒用連翹涼膈之劑一服而解 古今醫 壺仙翁治張文學病時瘦他醫診其脈兩手俱伏可陽證見陰不治欲用 感内傷重外感輕耳腳下痛者野水虧也若用利藥是殺之也故宜合補 降二法以治用清暑益氣湯去蒼朮澤寫五味加生地黄芩石膏服 而數次日脉浮弦而數醫以手按臍下痛議欲下之汪曰此疫也疫兼雨 强嘔吐眼胞青色醫沒補中益氣午後譫語惡熱小便長初日脈皆細弱 汪石山治一 而安。 者妙在加減諸味也 震按房勞後患疫喻氏所謂太陽少陰雨感也汪公則以内傷外感為 雨感義殊不同補中益氣清暑益氣藥頗相同而一則變刺 死者已二十餘萬此前明亡國之徵豈非劫運平 杂妆 少年。房勞後忽洒洒惡寒自汗發熱頭背胃院皆痛唇亦古

刺煩熱又加再下之七日又 湯三劑每劑枝 虞恆德治一婦三月間患瘟疫證三日經水適來發熱愈甚至七八日病 齊 俱機數極無倫次又若蝦遊状處問曰恐下早成結胸耳主人曰未也虞 張舌上 漸開能言三副古胎稍去神思稍爽四日服柴胡清燥湯五日復 悉具樂淺病深也先投大黄一兩五錢目有時 震按此以大黄黄連生地人參同用亦近日治熱病之常为 加薑素主 中氣築作痛不能卧眾醫枝窮入夜迎處病者令婢磨胸不已 日而經水行則裏虚與下同乃用四物湯、黄龍湯小陷胸湯共為 此條是 回朱海轉者年四十五歲患疫得下症四肢不舉身即如塑 胎利問其所苦不能答因問其子兩三日所服何藥云進 人可此藥何名處可三合湯也 大黄雨許 温 疫病以證為則勿專以脈為憑之一據 不效更無他策求決死期余診得脉尚有神。 授承氣養榮湯熱稍退八日仍用大承氣肢 一服而諸證悉减。 生七 無些 承無 目

問籍語頭痛身痛腹痛醫以遇仙丹下之大便寫三四十行亦因陷下而 孫東宿有僕孫安遠行。途次食輕三碗勞倦感疫又加輕傷表裏皆熟昏 半平復凡治十、从所遇此等不過三四、人而已。 體自能稍動計半月共服大黃十二兩而愈又數日始進嚴將調理兩月 平運氣熟於脉證者而家之說俱可救 楚材減夏之事則大黄洵治疫之妙品也吳又可温疫論對大黄為 載元伯顏平宋後搜取大黃數十車滿載而去班師過往俘掠之民 降卒與北來大兵咸病疫以大黃療之全活甚聚宋元通鑑載作耶 死神丹原非杜撰然與東垣所論則迎别矣要之兩家各有至理 象虚實若何然云脉尚有神想即為氏所謂有力為有神也 載神昏語語可見昏語之至者多不能就此人 震按此條結句云千人中不過三四人自言其不可以為法也秦中不 熱下利之候舌沉香色額疼口乾燥渴煩問昏昏情情脉左左數右 醫案被 人的 原非絕證也惜不載 九 輟耕錄

竹如 脉尚 誉. 以終心汁一大碗進之 者紫後發者紅 數。 條稍得睡次早大 胡白芍各 一錢花 滑左脉 夜 但 按 果出而熱依然因憶活 而 戰 不 愈 錢如神亦 熱甚與終心汁。一碗飲 充指。 粉甘草各五 惟 2 雨 知為 錢 和再與竹葉石膏湯 熱不退勢亦危矣引用 熟地歸 此 痛 人参酒苓陳皮 夜 後乃得睡而熱散班每退 再加元勢升。麻影胡白芍黃連飲後身上發班 便猶為二次嘔吐酸 誤下壞證以柴胡石膏各三錢付为黄芩竹茹葛根 不 能轉動。 分山桅积實各 即大發戰東宿謂此非寒戰 身。川。 人書云再三汗下。 柏 此 既神頓清 半夏、 牛麻 大病後汗多而筋失養之故用 加白芍養尤服後 活 桑寄生調養全安 各六分甘草三分烏梅 七分。葱白 水腹 爽少項藥力過時煩熱如前 人書治法極住再看其石膏 去腹 仍痛改用 五並煎服後 中微 退。 乃作汗之徵 睡 光小学 疾腸鳴 安腹 人参白虎湯 胡 半 仍 在 耳。 個 微 口思 力口 m.f. 不移 痛 再 部

瑁瘟之 醫與小柴胡湯夜忽夢夫交洩而覺冷汗淫淫四肢 煎將伊夫告穿舊為當燒灰調下雨劑 氣昏情雖脉證俱危喜其四圍 震按夢中 以前方加聚仁竹站。四肢始能運動徐進 此 參之去取並 忽起黑色成 劑至第六日周身痛楚腹中疼痛不時奔響屢欲 亦陰陽易類也疫後有是危已極矣以生脈散加柴苓桂枝甘草 玉曰瘟有 内春其 面 說余治洪德敷 如土色舌 人夫殁於疫癘新寡七日疫即及之大熱頭疼口渴胸脇并 2 广光亮 胺 不 陰陽易大部故夫之燒視散更巧 蝦墓瘟鸕總瘟疙瘩瘟瓜 上黑乾 、執着 硬进孫東宿診之六脉 兩將疼痛之調養方更周到的是高手 女。初冬發熱頭痛胸滿 如漆與班 有 瑁無異見者大駭余診 紅暈鮮澤若痘詹之根脚繁附 而 瓤瘟。 神 粥湯 醒 體温汗飲古焦漸退 形證各別龐安常又有班 沉弦而數 不食已服過發散消導藥 而愈 **圊而不可得** 如解略不能動神昏 之喘 小便 俱秘 脉 痛 神

虚肉 -中黄解其肌表毒形俟其黑色發透乃以凉膈散加人中黄紫荆犀 赤腫或起泡用荆防敗毒散去参加犀角芩連紫荆皮表證退後便燥 下二次又與犀角地黃湯加人中黃之類調 震按戈存橋補天石有黄耳赤膈二盜赤膈亦頭疼身痛發熱但胸 明光天化日之下。疫鬼潜踪矣故屠蘇飲久不用而老君神明散務成 者用京膈散張公之案監本於此。但所敘諸瘟近不概見盖世值 子螢火九太倉公辟瘟丹李子建殺鬼圓等皆無 息而病愈蓋疫為邪氣所侵火氣猛烈能焚燼諸邪水盡則 外紀載哥阿島患疫有名醫上加得令城内外遍舉大火燒一畫夜 理馬。又云時氣一行以草繩度病人之戶。屈而結之於壁則 色不變許以可治先與萬根黃芩黃連湯加犀角連翹科防紫荆 而方簡易也。 九里奴九人中黄九香蘇散清凉救苦散等が尚有用者以其藥平 理半月而安 人道及惟五瘟丹消 病愈有至 一家不染 膈 角。

請東垣視之乃回身半以上天之氣也邪熱客於心肺之間上攻頭面而 泰和二年四月民多疫病初覺憎寒壯熱體重次傳頭面腫甚目不能開 諸藥浮而不沉升麻七分。升氣于右柴胡五分升氣于左清陽升于 則圖都不得復居其位經口都之所奏其氣必虚用人參二 火散腫消毒殭蠶七分清痰利膈甘草二錢以緩之桔梗三分以載之則 告寒瀉心肺之火元參二錢連翹板藍根馬勃鼠粘子各一錢苦辛平清 為腫以承氣為胃是誅伐無過殊不知適其病所為故遂用苓連各五錢 上端咽喉不利古乾口燥俗云大頭傷寒染之多不救張縣丞患此醫以 承氣湯加藍根下之稍緩翌日其病如故下之又緩終莫能愈漸至危篤 义過庭録云趙清獻公好焚香謂可却疾并辟疫此與學火義頗合 大頭瘟 錢 以補虚再 髙巅。

千醫案按 人卷二

用湯調時時服之

用蜜丸禽化且施其方全活甚象

佐陳皮二

錢以利其壅滯之氣名普濟消毒飲子若大便秘者

頭面 草熱氣下行故也復處一方名 甚由是以床接火炕身半以上即於床身半以下 困倦而體弱命羅治之診得脉浮數被 味之薄者陰中之陽發散上熱以為臣連翹苦辛平以散結消 後腫消痛減 附 皆腫而痛耳前後腫尤其胸中煩悶咽嗌不利身半以下皆寒足 南治中書右丞姚公茂六旬有七宿有時毒至元戊辰春 餘利其血紫墨如露珠之狀頃時腫痛消散又於氣海中大艾 則腫又云春氣者病在頭難經云高則腫熱砭射之也遂於腫 故友丁漢奇兄素嗜酒十二月初醉中夜行二里許次日咳敢身微 和 助 熱以為君桔梗甘草辛甘温上升佐諸苦藥以治熱柴胡 血 下焦陽虚退其陰寒次於三里二穴灸三七出治足胎冷。 止痛酒煨大黄苦寒引苦性上 大便利再服减 大黄。 既 齊解毒湯於連 不向 日良愈。 之弦 行至鄭驅熱而 細上 一執下 **卧於炕飲食減少精** 寒酒製炒為因 寒明矣 因 酒 内 腫當歸 升麻苦 再 用

族·補元益野飲汗。而全愈震按此條與景岳治王蓬雀喉痺案彷彿用 今 苓益智龍骨。一 仍覺空部肝氣時動兩類常亦口反微渴復用參苓杞芍橘 舌仍白厚伸舌即顫掉。手亦微板乃用六君 唇上黑痕一條如乾焦狀舌白如傳粉舌光亦白不赤乃虚寒之確 攻斷勿作大頭天行治病者 疑其脉之虚恐非岑連升麻所宜勸邀沈堯封先生診之曰此虚陽 况世濡足 足冷。六脉細數右手光細軟略 不安豈有外種如此而内裏安貼 歌緩残稀舌上白胎去大半矣又次日再說右脉應指不微細重按 雨 いた。 不爽氣息微急喉有疾感其腫如勢按之熱痛目赤如血。 目煙自用光正考等藥頭皆腫又進 令右脉濡微斷非風火之象若有風火必現痞悶煩熱燥湯 被 ·動而腫定二劑而腫漸退右脉稍起唇上黑痕亦退 日內子歸盆絕然兩月矣何虚之有 一重按即無有用普濟消毒飲子者予 如平人者乎遂用竟然枸杞牛膝花 加沉香而腫 **動煙至喉局胸膛咳聲** 大退目赤。 紅龍骨沙 而便寫

傳於陽明也改以實界一兩萬根花粉各三錢甘草一錢黑豆四十九粒 孫東宿治張孝廉患疫頭大如斗不見項唇垂及乳色如豬肝昏情不知 三劑而愈 錢溝荷連翹萬根各二錢甘草一錢服三劑寒熱退弦脉減但洪大知其 事見者販而走孫診其脉皆浮弦而數初以柴胡一兩黄芩元参各三 後三年化成土疫或少陰已交司天而地未遷正上年之戊寅少陽猶 其合如甲與己合為剛柔得位也失守者如甲子歲少陰司天若上年 經遷正是以癸亥年之司天臨甲子年之在泉上癸下已為剛柔失守 癸亥天數有餘者年雖交得甲子殿陰猶未退位而地之陽明己卯已 為剛陰干為柔凡陽干司天則陰干在泉陰干司天則陽干在泉各以 樂更覺稳而巧人所難及若犯桂附或雜地黃即不能恰合病情矣 在泉是甲與戊對亦不相合後三年化成土衛依此例以推之丙辛失 震按疫薦之行必由運氣內經原有剛柔失守三年化疫之說蓋陽干

古今醫棄安一卷三 火痰其四魔亦照前例經文可考也寫意此義太淺未必能驗王肯堂 守者化水疫與乙失守者化金疫丁壬失守者化木疫民矣失守者化 尚且不雨如此陽燥豈復有望次日果大雨是時濕土用事連 括因事入對上問雨期沈對口雨候已見期在明日眾以為頻 時常處之候雖數里之間但氣候不同而所應全異豈可膠於一定照 落此之謂勝大暑燔燒螟蝗為災此之謂復山崩地震埃昏時作此 流水不水此之謂淫大風折木雲物圖擾此之謂鬱山澤焦枯草木周 多風而草木榮茂是之謂從天氣明潔燥而無風此之謂逆太虚埃昏 所主者常也異氣所主者變也常則如本氣變則無所不至而各有所 宣中·京師久旱·祈禱備至連日重陰人謂必雨一 謂太過陰森無時重雲書百此之謂不及隨其所變沒屬應之皆視當 占故其候有從逆淫鬱勝復太過不及之變其發皆不同若歐陰用事。 曰運氣之說內經幾居其半益泥其常不通其變則以為無驗夫運氣 日縣晴炎日赫然沈

重病耳遂用五苓散利小便而腹減白虎湯解邪熱而病愈益病本傷暑診之六脉皆小弱而急問其所服藥皆陰病藥也孫曰此非受病重藥能 1 管亦冷今腔冷管不冷則非下。厥上·行所以知是陽微勵 則太陰得伸明日運氣皆順以是知其必雨嗚呼。安得 之言通氣故震思此等推測實有至理聪明者精心探索能得疫癘 兆治一姜姓酒家病久將絕腹滿不省人事編身皆潤雨足冷至膝 投人想亦適合是年之運氣事普濟消毒飲并刻諸石襲雲林於明萬 所由來即得所以治之之道聖散子為東坡存中應驗之方故利布 驗也以是知病無板方醫無呆法總貴乎神而明之耳為為回春河或源此 歷萬大凝值大頭瘟大作用松方二聖教告九百發百中今皆一 Y der 已效但為殿陰所勝未能成雨後日縣晴者燥金入候殿陰當折 厥 而脉小無力。衆醫遠以陰證治其病愈感不知陰。盜腔冷雨 如存中者而與

古 用冰水調天水散服七日而病悉去後偏身發傷疹更服防風通聖散乃 其古上胎黄曰前藥誤矣輕病重治醫者死之素問曰必先歲氣毋伐 暑惟慕周密自云至虚亡陽服术附藥已數劑伯仁診其脉虚 滑伯仁治臨安沈君彰自汗如雨不止面亦身熱口燥心煩居樓中當威 加以剛劑脉洪數則病益甚悉令散慢開窗初亦難之少項漸覺清 甘露飲而先用五苓散五苓有肉桂與陰病藥亦不甚相遠諒係暑 甚再合兼見之證以参之此條因不省人事難問所去。姑就陽微嚴為 夾陰前醫未為大家 辨耳又有疑者斯人多服陰病藥何以不死既曰暑濕何以不用桂苓 震按孫公辨證誠如然脛冷臂亦冷尚非陰證之確據須視其冷 今 黃連人來白虎等湯三進而汗止大半諸證稍解又兼以既濟湯遇 酸門 熟其可輕用以犯時 秦被一卷二 令耶义 回脉虚身熱得之傷暑暑家 西 而洪數視 之 微

吳炎山治一婦冬月洒洒惡寒禽禽發熱惡食乾嘔大便殺去 也暑傷氣麻宜虚今不虚而反實乃熱傷血藥為之也以白虎飲之即 煩渴來曰此暑病脉之皆虚微細弱而數其人好賭致勞而虚遂以人參 項彦章治一 類乎傷暑聚不然之究問病因婦日因天寒梅看綿衣取綿套 須與煩渴寒熱嘔吐綿延至今耳吳口誠哉傷暑也蓋線食晒 以虚弱痰飲治之用二神補心等藥不效延及半月吳診其脉虚而無 震合三家多之知暑脉必虚必數虚者暑傷氣也數者暑為熟也但有 葉湯調四苓散八帖而安。 凉宜補者多宜温者誠少下條之脈細數而實指為熱藥傷血見解更 丹溪治徐三官 上一魯 與洪之不同孫军之小弱而急急亦數也數主熱又主虚故暑病宜 人病甚醫好以為察束手矣項診之脉細數而實細數者暑 年五十餘六月間發熱大汗惡寒戰慄不自禁持且

諸脉皆屬於目而眼眶之脾所主脾傷不能祭養 熱熏蒸於頭而作痛也吐寫者脾胃之清氣不升、濁氣不降也 雖在暑月乃内傷證耳身熱者經云陽氣者煩勞則張蓋為氣本傷和勞 裝循至熱熾頭痛吐寫食少其父知醫乃進理中湯吐為少止漸次眼 其父來問汪曰兒本氣怯又兼暑月過勞經云勞則氣耗又云勞倦傷 咽啞不言昏昧不省人事粥飲有碍手常温住陰囊為灸百會尾骶 夾熱收入笥中必有暑氣尚未開泄體虚者得之易入故叛如是婦 遂製黃連香薷飲連進二服而愈 陽和之氣變為那熱矣頭痛者經云諸陽皆會於頭令陽氣亢 石山治一兒年十餘歲色白神怯七月間發熱連日父令就學內外 沿綿延不愈耶但脉虚無加用黄連香薷飲而愈則誠暑矣留之作疑 震按此說殊未可信總套久收笥中暑氣能有幾何頭令寒熱嘔吐 醫案被一 食諸脉故眼閉。 煩

生幸耳實賴其父之知醫也 連 者水穀之海五臟皆稟氣 不利而食難照心之神明為之昏瞀而不知人常欲手温陰囊者蓋無病 而治肝木之風欲求活難矣且用參送三錢附子 升者反降從其類而 震按發熱連己仍令就學似乎 為 吸者蓋脾之絡連舌本散舌下脾傷則絡失養故不 經謂土極似木 之類或作驚盜而用牛 人。陰升陽降。 及進理中湯吐寫稍 回藥病 一日神稍清目稍開如有生意食仍難照汪診之脉皆浮緩 相宜可去附子再服 一有所傷則升者降路者 元則害永乃制也證似風木乃虚象耳不治脾胃之虚· 殿陰之囊陰多陽少故手欲温之也此時脾胃 黄硃砂 於脾脾虚 漸次眼合四吸昏昧不言。 不避 漸漸稍甦初醫或作風 之類此皆損胃之物豈可輕投 則 風暑再感外机以 五職皆失所養故肺之咽嗌為 升經云陰陽反作是 一錢灌 能言。 半盃病 致熱熾 熱而用荆 也經云。 也是 無進 頭 及 pt

皆浮小而緩被之虚豁曰暑傷心勞傷脾也蓋心藏神脾藏意二臟 日後古心黑如墨與黃連解毒湯凉膈散不退與犀角地黃湯而愈 又治孫子華赴試南都六月初旬夢遺畏寒驚懼重裘厚被取汗過多身 六脉滑數無力與清暑益氣湯次日舌强語言不清如顧目瞪不識 如破脉虚豁二三至一止找人参白虎湯三貼遇止熱退惟頭痛用白 和熱及陰陽反作等訓學者書諸紳可也 之內外俱勞着想作內傷虛證治其議論皆有精義至陽和之氣變為 應宿治其岳母年六十餘六月中旬勞倦中暑身熱如火口渴飲冷頭 用之而死仍騙各於理中冤枉誰雜石山獨從平秦之色白神協病 重吳用温補邪陷難解則用荆防苓連及至實丹牛黃丸皆意中 日此為著風與 个 致两 人瘦長而脆者月過勞飢飲燒酒遂身熱汗出昏懵語亂江視之脉 楽 鼻中良愈 按 人参白虎湯加膽星殭蠶素先天麻竹憑薑汁漸 火をこ 土

宜有是證法宜清暑益脾用八物湯加麥冬山梔陳皮十餘貼而愈 次身凉足暖而痊。 大順散一版不應轉脹急不安因與权實理中加厚朴大黃是夜更衣 汗如蒸面亦戴陽足冷陽縮脉弦數無力可此傷暑來食而復夾陰也與 張路玉治金魯公觸熱勞形醉飽不謹後受涼遂發熱頭痛脹滿喘逆 逆奈何 其辨在發熱頭痛脹滿與陰盤不合要知不謹之前尚有醉飽之病因 震按此案於不謹後受凉及戴陽陽縮足冷汗多且喘最易認作陰證 震按江公三家平正可法其第二条解毒凉膈不應換犀角地黄湯始 愈又知同一涼藥亦有對證與不對證之別多 也大順散不應轉加脹滿病情易辨矣更衣二次而強設惧服白通四 證以暑喝二字析作兩項殊屬不然夫夏之暑喝猶冬之寒冷也指喝 按張潔古云動而得之者為中野為陽盜靜而得之者為中暴為陰

古今醫案被一人卷二 來復丹大順散案中偶一見之又足徵暑天陽證居勢陰證原少耶 解蓮子、張豆皮綠於葉。銀花露竹葉心等。皆取輕清以解暑都之上蒙 傷寒之有陰有陽大順散冷香飲子之類實為納凉食冷因避暑而受 空竅不犯中下二焦殊有巧思蓋暑病必究三焦非比傷寒温病矣若 必先犯肺故用輕清之藥專治上魚其西瓜翠衣解荷葉及荷葉邊汁 近問臨證指南每用滑石蘆根通草白蔻杏仁等藥以暑氣從鼻吸 將軍班到二条俱用熱藥俱不名之日中暑吳珠治暑月遠行之人直 寒固暑月之陰證也非中暑也所以羅謙甫治參政商公泄寫完顏小 温後夏至日者為病暑明以時令别其病名耶病暑之有陰有陽 為陽指暑為陰亦將派冷作陽派寒作陰期內經曰先夏至日者為病 以動靜分陰陽則可以暑暍分陰陽則不可惟以脉證辨陰陽斯可矣 日中寒恐後世候以熱藥治暑乃舉病因以稱也誠為名正而言順故 濕

醫用 四肢 奏者得之 發其汗。汗多則亡陽百脉行温故三焦之氣不能上 蠕動飲食減 者精則養神。 一母青 發散樂閉户覆衾以致苦熱不禁遂發狂言欲去其象而 不能收持有時項强手足爽 至四更激透其衾明日尋衣撮空又以承氣湯 王知府次子薛里年十三歲六月暴 白睛 人之元氣起於臍下時間動氣周流一 足與秘播急而學。 西驚 之至晚覺精神各情怠惰告卧次 多肌肉者脾也脾熟則肌 地 少形體 柔則養筋今發汗過多氣 恐内畜內經曰恐則氣下陽主聲陽既亡而聲 也脾熱者肌肉 頓瘦延 自通於肝。 雅 飛 謙甫視之具說前由蓋傷濕 不仁發為 福急而擊 目左視而白睛多 者節之合。也筋 血俱衰筋無所養 雨池水泛溢因 肉 日病 身通行百脉今盛暑 頭痛身熱腿 者奏弱 下之後語言漸 而戲水衣 不得 而失於過 腳 服 2

竭熱留於脾故四肢不用此傷濕過汗而成壞證明矣當治時之熱益 之源我其送補其上升生發之氣內經日熱淫所勝治以甘寒以酸收之 以潤之生甘草甘微寒黄柏苦辛寒以救野水而生津液故以為臣當歸 人参黄茂之甘温補其不足之氣而緩其急擒故以為君腎惡燥急食辛 多益氣湯 急食酸以收之。白芍藥之酸微寒以收耗散之氣而補肺。金故以為佐升 辛温和血脉橘皮苦辛白术苦甘炙甘草甘温以益脾胃進飲食肺欲收 古今段回案由一卷二 麻柴胡苦平上升生發不足之氣故以為使乃從陰引憑之謂也早晚各 半夏厚朴瓜葽皮為主有熱則加竹葉連翹蘆根等全取輕清之品走 範今臨證指南往案甚多良足私淑其除氣分之濕用滑石白遠杏仁 震按古人治濕病繁殊無高論奇方故僅選此條以為辨證處方之模 氣道以除濕若濕熱甚而舌白目黃口渴的亦用桂枝木猪苓澤寫滑 一服三日後語聲漸出稍能行步四肢柔和食飲漸進因誌其方日人

大便不爽用豆豉枳實川連畫什一人等熱輕則去 散二九青濕熱橫漬脉腠腹滿用小温中九以及院居便唐之用苓桂 **陷合濕温身熱神昏用犀角元象連刻心石菖蒲銀花野赤豆皮煎送** 至實丹乃清熱通威芳香逐穢法更奇者濕温之頭脹耳聲吃 古色帶白咽喉欲閉 大黄水法丸服此治氣阻不爽治腑宜通法濕傷脾 古為吞酸形寒之用苓薑尤桂湯雖皆古人成法而信手枯來無 銀花馬勃射干金汁此俗 石生白术茵陳此從桂苓甘露飲 松實生乾薑生白芍此從源 治法熱甚則用川連生术厚朴橘白淡 川椒生淡乾薑葱白調 阻之竅空虚之所非苦寒直入胃中可治而 秦皆酒少穀濕結傷傷寒濕 夢想不到者也 以湯加減若脱中阻痛 川連 加減濕熱作 陽腹膨用 加鬱全橋紅改 岳神 过 查 五

寫以成不救之疾。今效後不傳瘡寫享年七十五歲而終其論曰消之為 便數多東垣先師以生津甘露飲子治之旬日良愈古人云消渴多傳瘡 羅謙甫曰順德安無張去夫年四十五歲病消渴去上赤裂飲水無度小 古今醫案按一卷二 **芜蒼**术 並子大 尚鹿茸附子胡盧補骨赤石脂做安腎丸法治病 陽氣均非淺識所能步武濕久脾陽消之野真亦憊中年未育子用 流如注謂濕邪伏於足少陰而用應茸淡附子草果茯苓竟絲以温蒸 有濕麻痺雖再血而用薑附茯苓生朮。古白身痛足跗浮腫太谿穴水 因酒內認作濕熱竟以苦辛溫藥通陽初濕大學高起至如陽傷奏弱。 不喜食。古上白腐用平胃散去甘草加人參炮薑炒黑生附此二條不 用半硫丸又有病中啖厚味者勝胃滞雖下而留濕未解肛門墜痛胃 湯亦稱奇不可思議者也更有香酒人胸端不飢三焦皆閉二便 化為合璧益有觀止之嘆濕門附此諸案方法斯為全衛。 消渴 十九

脾衰而腎敗土不勝水腎液不上 取之重用桔梗為舟楫使浮而不下也為末。每服二錢抄在掌內以古紙 補水為臣以當歸來冬杏仁全蝎連翹白正白葵蘭香甘。来和血潤燥 之此製治之緩也 寒為君啟元子云滋水之源以鎮陽光故以知柏黄連桅子之苦寒流熱 則無避折熱補氣非甘寒之劑不能故以人参石膏炙甘草生甘草之甘 病、燥,熱之氣勝也。內經云熱淫所勝治以甘苦以甘窩之熱則傷。氣氣 為佐以升柴之苦平行陽明少陽二經白豆蔻華澄茄木香藿香反佐 酒 坡集載看山揭穎臣長七尺素健飲啖您得渴疾日飲水數斗飯亦倍 震按古今治消渴諸方不過以寒折熱惟苦與比略不同耳要皆徑直 無甚深義獨此方委蛇曲作耐人奔味 震濕作一餘九用松與子煎湯服之遂愈問其故張口消渴治中 便頻數服消渴藥逾 年病日甚自度必死蜀醫張鐵取鄰香當 一派乃成此疾今診領臣脾脉極熱野脉

去木香及大補元煎之屬一以養陽一以養陰出入間用至三百餘劑計 每夜必去過二三升莫知其所從來且半皆如膏濁液匹羸至極自分必 通宵不寐者半年有餘而上焦無渴不嗜湯水或有少飲則沃而不行然 煎服病除 燥以参茂各錢半來冬白尤各一錢白芍花粉各八分黃柏知母各七分。 也麝香壞酒果积棋能化酒為水故假二物去其酒果之毒也 死但診其脈猶帶緩內亦未脱知其胃氣尚存起以無處乃用歸脾湯 張景岳治周公年逾四旬因案情精勞神且食減時多恐懼自冬春達夏 上者如油脉皆細弱而緩右脉尤弱曰此脾運也宜用甘温助脾甘寒潤 不哀當由酒果過 石山治一婦年逾三十常患消渴善飢腳弱冬亦不寒小便白濁浮於 震按此人似消渴實非消渴張公之見識殊高用藥最巧。 助乃得全愈此神消於上 安木 按一人卷二 度積熱在脾所以多食多飲飲多湖不得不多非消 精消於下之證可見消有陰陽 宁

孫東宿治一書辨年過五十酒色無憚忽患下消症一日夜小便二十餘 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法當温補下焦以熟地六两為君鹿角霜 度清白而長味且甜少項凝結如脂色有油光他醫治半年不驗腰膝 大補下元使陽氣充威薰蒸于上則津生而渴止矣 下皆軟弱載身不起飲食減半神色大瘁孫診之六部大而無力經云脉 震按此條與汪案略同但無遇且不能飲已具有虚無火之象景岳喜 矣予請下一轉語曰消有虚電不得處認為與 震按生生子此條實宗仲景飲一斗小便亦 用温藥然所謂養陽者並不參以桂附則知消而且渴必非桂附所宜 此證由下元不足無氣升騰于上故渴而多飲以飲多小便亦多也今 各四雨桑螵蛸鹿角勝人家茯苓枸杞遠志克絲山藥各三兩為臣 西為佐在附各之錢為使蜜丸早晚鹽湯送四五錢不終劑而 一斗野氣九主之之法也

古今醫祭被一卷二 又按風寒暑濕燥火六淫之都也江氏分類集象不立燥之一門緣諸 記回浮石體虚而輕煮飲治渴故本事方神效散浮石為君實神效 前便時刻望之是皆法外之法也他如本草載沒者非苗於清明前吃 水二火者患消渴而用此方則大誤又閱滑伯仁案一消渴者醫謂腎 虚津不上升。合附子大丸服之渴益甚。目疾亦作滑斥之回此以火濟 之渴甚不得已而飲飲漸盡渴反減是皆內經辛以潤之之言而交州 夕御女數十人入夏煩躁日引飲數百盃而渴不止莫君錫進冰盤於 火不焦則枯令棄前藥以寒劑下之湯去火毒繼以苦寒清潤之劑 愈是不可同年而語矣泊宅編載一任人患消渴醫者斷其逾月死 張果治黄沔久病渴極疲疼勸服八味。九數雨而安其學甚高然治 醫令急致北梨二担食盡而產情場帝服方士丹藥為思不可制日 一的劉完素以生薑自然汁一盆置室中。具杓於傍給病人入室鏁 于

甚大盖欲近男子不可得也俗謂之花風王以凉膈散青木香圓互換辣 牛胸中覺清快勝前再與二貼熱悉退後以四物加知母黃桶少佐炒乾 虞恒德治 **薑服二十餘贴** 仲陽治 於六脉皆數 病有兼燥者已散見於各門卻無專門之燥病可另分一類耶故於濕 之下。火熱之上間以消渴蓋消渴有燥無濕也其見解極是允宜配列 知柏及從治之炒乾薑也 按夜熱脉數的係陰虚因其脉伏且完浮取不應故用升陽散火得 仍以陰樂收功然陰藥用六味地黄及二地二冬必不效妙在芎歸 一婦、北年、每患頭痛腹痛十指疫痛心志紛無鼻息粗甚其 婦年四十餘夜間發熱早晨退五心煩熱無休止時半年後 愈 伏而且字浮取全不應與東垣升陽散火湯四服熱 脉

牌脉偏弦而駛命門散弱而駛次日再診心肝二脉細軟稍不見駛矣。 心常熱於左手心脉浮數而滑。皆肝二脉沉弱而緩右手肺脉虚浮而缺 薛立齊治沈大尹不時發熱日飲冰水數碗寒藥二劑熱渴益甚形體 或為兼胸膈飽問口舌乾燥夜卧盗汗自腰己下常冷久坐腰痛即軟 少愈後復作服蘆吸散而愈但身熱不解因服小便腹內膨脹小腹作痛 道三五次更服三黄九黨三焦之火數日而愈曾有火旺遺精者亦用前 房方愈正月復作亦行房而愈三月傷寒咳嗽有痰兼事煩惱延至十月 味丸不月而愈。 無水。又云倏熱往來是無火也時作時止是無水也法當補腎用加減八 後又因晚卧左脇有氣圖上痛不能睡飲食減半四肢無力食則腹脹 汪石山治一 瘦尺脉洪而數時或無力。王太僕曰熱之不熱責其無火寒之不寒責 人年瑜三十神色怯弱七月患熱淋諸藥不效至十一月行 松と巻き H

莫能護衛皮毛故為風邪所襲鬱熱而動其肺以致痰敷也得蘆吸散 液之府氣化出鳥淋者。由氣酸不能運化故津 冬歸身厚朴枳實甘草等劑而愈 頭勞倦諸證復作汪診脉與前頗同但不數不敏耳仍用參民各三錢麥 而惡寒今服小便之寒凉盛不愈傷其脾肺耶是以腹脹作痛腦氣 厚朴陳皮木香甘草各五分。雜柱三分。煎服二十餘貼諸證悉退後因梳 包者以辛温豁散疾與熱也敢止身熱不退者由敢久肺虚虚則脾弱脾 愈者鬱結流利而熱自解矣三月天日和則何得傷寒多由 過于弱肺脉浮軟亦不見駛脾脉頗軟命門 震按王用寒寫薛用温納汪用平補乃治火熱法三大綱也故火門舊 而為盈難乎有常矣遂用參沒各二錢茯苓白朮 之氣不能禁養皮毛故熱作也經回形寒飲冷則傷肺又口脾胃喜温 種諸病。皆由損其脾肺也時或變易不常者亦由氣血兩處。 夜鬱結為熱而然也易後 過浮略堅正日膀胱者津 一、錢歸身牛膝 肺氣

岑黄柏二貼,水行,為止復發牙疼三日不愈用黄芪建中湯加附子 火也火性炎上故上熱下冷耳用四物湯加柴胡葛根升麻甘草梔子黄 慎齊又治一婦五月間身凉自言内熱水為二月一日數次小水絕無大 衣或一時怕冷遍身盡然夜至天明面目紅腫藥之不愈六脉洪大此伏 便俱水。自言上熱極下凍死腰腿足俱冷腹痛如冰或一時發熱不欲近 餓吃粥一碗用補中益氣湯加炮畫澤寫温中寫令水而愈 我之則可取冷水一。桶飲至五碗病者可渴飲至七碗大汗如雨病者。可 古今醫案妆 也故小便一二日不解延至夜不醒周日此真火也其妻日前日房事如 寒不熟皆曰陰證議用理中四选周慎齋診其脉沉小帶伏。曰內有火邪 何是火周日夜有房事内虚又勞熱甚夫乾熱從虚入則陰氣將絕以水 一人七月病上長昏暈下午不言昏睡一日不醒人叫不應身凉不食不 家甚多特選此以為式 處或時痛引膺肠或時巔頂如放或時臂股手足指甲皆隱隱作痛好 氣之藥略無一驗轉覺委頓稍稍用心則心系牽引掣痛痛連各骨對心 稍可交春復劇如前遂乞假歸吳吳門諸醫亦用象附導火歸源固飲精 逆理中,亦不能納。四日後慎齋診之仍無脉念人。二日無脉立死令三 氣滑脱加以忧惕恐懼怔忡驚悸不宣都門之醫峻用入参桂附至歲底 尺微數餘皆微細轉指明像陰火內伏之象診後詳述去冬勞心太過精 日不死此脉伏也熱極似寒耳用水濕青布放身上一時身熟遂飲冷水 石碩治太史張宏遠精氣下脱虚火上逆怔忡失血證診其右關獨弦左 五六碗反言渴又一碗大汗出後用補中益氣加黄栢十貼愈 一婦六月卒死遍體俱冷無汗六脉俱伏三日不醒但氣未絕耳衆用 震按慎齊之治上熱下寒腹痛如冰粗工必引立齊治韓州同之例矣 冷水覆以濕布亦是試火之真假也 乃與虞公升陽散火湯同軌合轍此等案必須合看則有益至如飲

或毀熱飲則周身大汗。怔忡走精此皆宿昔過用桂附餘熱內伏而幸出 總屬真元下脱虚陽上擾之候細推脉證始先雖屬陽氣虚脱過餌辛温 倦怠睡去便欲失精精去則神魂如飛越 喉痛聲音復邀診候見其面所精采而聲音忽音莫解其故韵 自檢方書得補中益氣湯為夏月當用之劑于中加入桂附二味一毀即 古 初夏反覺精神散亂氣不收攝乃復就正于子門桂附湯樂火毒之 輕用苦寒仲春載臣復至坐侯進藥服數劑形神 漸向安但起居調攝殊費周折衣被過暖便咽喉痰結稍涼則背微畏寒 補致陽暴元而及耗真陰當此急宜轉關 也適有 保元合四君九用六味合生脈服及兩月後諸證稍平但倦怠力微因 如碓杵控引頭中 経四年、佐一大七二 桂附升動虚陽所致即 石門董載臣謂其伏火未清非答連不能解散時值嘉平 如失腦髓之狀夢中嘗自作文覺時成篇可記達 以前方倍生脉服之半月後聲音漸復 之狀觀其氣色鮮澤言談麼麼 以放垂絕之陰為流二 爽朗是後堅心服之 之乃尊知

腎九一方為正治但既經本連折之于上豈堪復受知難侵伐于下乎况 得金水相生之妙用何憚桂附之餘毒不化耶 潜伏之性哉端本澄源仍不出六味合生脈經歲常服不特壮水制陽兼 自春祖夏不離苦寒苦先人心必從火化何敢兼用肉桂引動虚陽發其 力能上升。得象以濡之故可久伏下焦與龍潛水底不異若究其源惟滋 盖年高氣弱當暑氣極威陽明得令之際中暑明矣用桂苓甘露飲甘辛 大寒為熱補氣加茯苓以分陰陽約一雨水調灌之漸漸省事三日後諸 羅謙甫治一人年近八十。六月中暑霍亂吐為昏胃終日不省人事時夜 證悉去換人參補中湯以意增減十日後平復 半請羅治脉七八至洪大有力頭熱如火足冷如冰半身不遂牙關緊急 震按此案甚平庸然辨證明晰用樂紅正亦可為後學之津深矣較之 汪石山紫深淺自別印 霍亂

汪石山治一人年三十餘形瘦弱忽病上吐下濕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 盃稍安後減去知母石膏加人參至四五錢以黃 稻陳皮麥冬等 随所東 分死矣汪診脉八至日當夏而得是脉暑都深入也用人参白虎湯進 貯新汲水以收重陰之氣陰中之陰能凋諸陽中之陽霍亂由暑熱內傷 良愈或問用地漿者何也回地屬土土平日静順感至陰之氣又於牆 安静又於牆陰極地約二尺許即新水在內攬動待一時,登定用清者 按之無力。所傷之物已出矣即以新汲水調桂苓白术散徐徐服之稍得 所得故用地幾而愈 孟再調服之吐鴻漸止至夜安卧型日微煩渴遂煎錢氏白朮散時時服 又治蒙古百户昔良海於戊午春攻襄陽回住夏曹州界因食酒肉多飲 震按此案重在所傷之物已出故其用藥全不以多食酒肉過飲童乳 乳得霍亂吐減證從朝至午精神昏情已困急來告避視之脉皆浮數 為治也。 今 醫 案 按一卷二

散與之覺稍定向午猶渴以五苓加麥冬五味滑石投之更以黃連之 治之增劇江診之左右寸關皆伏不應尺極微口渴欲飲冷水乃以 江應宿治一婦人六月中旬病霍亂吐鴻轉筋醫投霍香正氣散加煩躁 猶甚四疾熱不解時或昏沉飲以竹葉石膏湯而愈 則吐大便稍不禁為灸丹田八九光囊縮稍舒手足稍温繼以理中湯遇 病 面赤揭衣即地江診之脉虚無力身熱引飲此得之傷暑宜辛甘大寒之 飲冷進 到源其火熱以五苓散加石膏滑石吐 寫定再與桂苓甘露飲而愈 而佐使 北木瓜等即效黄連石膏不可輕用人參尤不可輕用石山篁南二条 震按霍亂乃最輕之病何以仲景於傷寒後列為一門豈北五首之霍 亂重於江浙耶就江浙論則霍亂因暑濕者多香薷飲加苓半霍香蒼 一服次早脉稍出按之無根人形脱且死手足厥逆飲食不入 人於七月間得霍亂證吐鴻轉筋足令多汗囊縮醫以傷寒 月平復

雖布在方策其不盡者可以意求今客和寒濕之淫自外入 大便泄寫小便秘潘黙思內經云在下者引而竭之是利小便也故經又 云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當用淡渗之劑以利之為正法但聖人之法 霖雨陰寒剛月不止時人多病泄利乃濕多成五泄故也一日體重肢 弦脉令虚多言之故陽氣衰弱不能舒伸伏匿於陰中耳葵卯六七月間 東垣日予病脾胃久衰視聽半失此陰威無陽加之氣短精神不足此由 愈削而精神愈短矣唯以升陽之藥為宜用羌獨升麻各一錢防風炙甘 曾以真武湯治霍亂其人吐濕腹痛四肢冷脉微細惡寒不渴故敢用 投温補也若冬月霍亂固有因寒者香薷又在所戒予生平於感暑時 今 醫 案 按一人卷二 之取效甚速亦未嘗用人參也 不得不用人参然汪案純是寒證一用理中即熱渴咽疼可知暑月難 病雖即已是降之又降復益其陰而重竭其陽則陽氣 裏而甚暴去

草各五分水煎熟服大法云寒濕之勝助風以平之又云下者舉之此得 其户待一時許汗出如洗開户減火一年須臾汗止泄亦止 受大寒。屢用聖散子豆蔻九等。俱不效戴人曰春傷於風夏必後泄食泄 陽氣升騰故愈是因曲而為之直也 汗出泄當愈以火二盆暗置外下。給之入 流行。脾土受抑民病飧泄診其兩手,脉皆浮數為病在表也可汗之風隨 甲乙脾胃屬戊己甲乙能剋戊己腸中有風故鳴經又日歲木太過風氣 者米穀不化而直出也又曰久風入中則為腸風後世中者脾胃也風傷 張子和治趙明之米穀不消腹作雷鳴自五月至六月不愈諸醫以為脾 震按升陽以助春生之令東垣開創此法故羣推為內傷聖手向來醫 學十三科有脾胃一科調調其脾胃而諸病自愈今已失傷雖讀脾胃 附神秘名醫錄載魔從善治著作王公蘋泄利診之曰兩手三部中得 論不能用也

子和文治講僧德明初間家遺兵革繼又為冠賊所驚得藏府不調證後 京不伏水土又兼心氣以致危篤前後三年八仙九鹿茸九焼肝散 過期也即予所問悉凡直腸窩者多死不可概許以風藥能治也 輸出不留者名曰過風法五日死猶能皆粥後十日乃死所謂安穀者 無數泄不止其敢飲豪本乎都强進之泄止此好以風藥治泄之模範 皆為中虚都曰風客於胃則泄殆黨本湯證也夏威曰吾服金石等 震按龐公此條已為張戴人導其先路矣又都允治夏英公病泄太醫 脾脉浮而弦浮主風弦主濕又弦為肝脉病因風濕外傷致肝木刑於 云春傷於風夏生飧泄其利下物主渾白而完出是也遂以五泄丸煎 部共二十篇示愚觀之誠得叔和未盡之趣者也 發門集 數服而差王公曰從善年未四十亦醫之妙進曾撰版法銀源論 而為河泄又名飧泄也內經云春傷於風邪氣留連乃為河泄 公診陽虚侯相趙章病日其脉滑是内風氣也飲食下四 被

也又以舟車九濟川散下數行仍使漂浴出汗。自爾病乃日輕後以胃風 散淡煎家利之又以甘露散止渴不數日而全愈。 散涌寒水五七升無憂散泄積水數十行乃通因通用之法也次以五苓。 湯白朮散調養之一月而强實復故矣 證薑桂丁香豆蔻及枯礬龍骨之類靡不偏服兼以婚鍼灼艾遷延將 慮甚則乘脾久思則脾濕下流乃上涌痰半盆末後有血數點肝藏血故 服之不效乃永藥於戴人戴人曰此洞泄也以謀慮久不決而成肝主謀 十載戴人診之日雨寸脉皆滑余不以為寒然其所以寒者水也 又治一人寫利不止腹鳴如雷不敢令坐坐則下注如傾諸醫例斷為寒 痼冷治不效項曰公之六脉浮濡且微數濡者濕也數者脾有伏火 臺治書郭公久患泄寫惡寒日卧密室以檀蒙首熾炭助之皆作沉寒 震按久經治以吐法尚可學吐後復用大下、不敢學及觀項彦章治南 由濕熱而且加之以熱劑非苦寒逐之不可乃先用羌 以茶調

葱白年温以通上焦陽氣故以為佐又云補下治下制以急急則氣味厚 為君竟宣官桂大熟辛甘亦除寒濕白朮半夏苦辛温而燥脾濕故以為 濕淫于外。治以苦熱以苦發之以附子大辛熟助陽退陰温經散寒故 行文矣三陰交二穴以散足受寒濕之邪逐處方云寒淫所勝治以辛 法當急退寒濕之都峻補其陽非灸不能已其病先以大文好于氣海 内經云感于寒而受病微則為咳感則為濕為痛此寒濕相合而為病 羅謙前隨在南副元帥大忒木兒駐楊州時年六十八仲冬病自利完 百北補下焦陽虚次灸三里二次各三七北治形寒而逆且接引陽氣 多飲乳酪優千年濕陽不能外因由是清濕襲虚病起于下故能寒 之脉沉細而散乃曰年高氣弱深入敵境軍事煩兄朝幕形寒飲食 不化臍腹冷疾足断寒以手搖之不知痛癢燒石以温之亦不得暖雅 以升陽散火繼以神考九下之即去檀及炭而愈此 參草豆蔻炎甘草甘辛大温温中益氣生薑大主温能散清温之 醫案被一卷二 正善學子和

投之数形良愈方名。 故作大劑服之不數服濕止痛減足箭漸温調其飲食逾十日平 餘乃器悟曰吾可治翁證矣即治裝往以艾灸百會穴 在空中不墜少有息則墜矣因后向者富翁之病乃氣不能舉為 子有曰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在地中間如人弄旋珠只運動不住 秋過裏陽值霖雨 厚診療浹旬莫效子厚日予未得其說求歸、 作字持水滴吸水、初以大指按滴上竅則水滿筒放其按 雲集日黃子厚者江西人也精醫術鄰 震按用苦甘辛温熱燥樂乃治減正法而輔以灸法尤妙。 加減自通湯。 一餘前證復作、依前炎添陽輔各炎三七 出 不得地經 都 日讀易至乾卦天行健 富翁病泄源彌年禮致 復。 以前藥 明

丹溪云叔祖年七十票甚北形甚瘦夏 而神不悴小便潘少而不赤雨手脉俱潘而頗姓自言膈微問食 治洞泄不已之人先問其所意之事好棋者與之棋好樂者與之笙笛 故也予當久患唐利一夕灸三七壮則次日不如則連數夕灸則數日 當温其上灸之上字即指百會穴也何待黄子厚始悟耶及讀資生經 月星辰纏度及風雲雷雨之變的辰至未。病者聽之而忘其圖楊當 震按仲景傷寒論曰少陰病下利脉微濇嘔而汗出必數更衣及少者。 子和云山東楊先生者治府主同泄不已楊雖對病人 不如則足見經言主泄利不止之驗是又與灸百會穴同一提法又張 曰舊傳有人年老而顏如童子者蓋每歲以貳重灸臍中神關穴 輟是又於服藥灸火之外添一巧治蓋脾主信寫久則以寫為信使 超四 杂 則失其為之信而為可止矣 被 末患寫利至秋深百方不效病雖 谷與衆

子儘和為蒙水探之吐大塊膠疾碗許隨 此 富兒面黃善啖易飢非肉 喉中至半時吐痰半升許如學是 形健 經有 與平胃散加白术黄連旬日十餘贴。 日而愈後用白光為君芍藥為臣川芳陳皮黄連胡 不痛而 而食多不渴此之府蟲也懸其大便果 積效肺氣壅遏不能下降則大腸虚 右手風擊多年九月內泄寫百樂不效右手脉浮大 青葱陳皮首看根 口乾。朱曰昔治蟲而不治疳故 肺為大 腸胃詢 不食泄源 生喜煎膿湯 之藏宜 夜减 一月脉大以為濕熱當田 而安。 何物。 次早又飲又 和 日 砂糖飲 我 也以去有 固。 鴻當治 蚁治蟲 也當與澄 吐痰半升 一碗許自 黄連 而愈次 焦 洪 以指 此

目占 政 吕滄洲治帥府從事帖木失爾病下利完穀眾醫咸謂洞泄寒中日服四 而利減又與小柴胡去半夏加黄連白的儿芳生蓋數貼而愈 而甦脉濇重取略弦數朱曰此下疳之 震按此條與張子和治趙明之條似同而不同彼為外風所傷此則內 風相傳治雖彷彿義有分别也又滄洲治御史王彦芳内食泄彌年 今醫 案被 性狡躁素患下疳瘡或作或止夏初患自利扁微問題 辨寒熱虚實總與吐下者誰聖誰在至於治蟲府治下病其巧更難 右脉之洪數灼見為精痰在麻然後用吃吐藥亦復不同較之子 按丹溪四案其吐法猶為子和所常用而 劇呂診其脉雨 非止利藥飲不終劑而利止 因成。 尺寸俱弦大右關浮 食池非藏寒之 一究其皆食之何物 於左麒 倍其目 和 憑

肌膚每至六七月遇服毒之時痛漏復作善飢多食胸膈似 飲食勞倦法宜服清暑益氣湯投二劑而病如失 滑伯仁治 藏齊醫以虚勞將峻補之伯仁 **卧賴語聞淫然言陽舉心動驚悸盗汗喉中** 石山治一人於幼時候服毒藥泄痢復傷食大濕不止後雖能食不作 虚也亦即暑傷氣也法本宜補而峻補則暑不能清仍未 益氣湯效最速 震按自汗微熱口渴消亦在暑月自當中暑形象四肢困倦不欲學 脾之劑剛月鴻止是又內風一種也 主驚故虚風自甚因来脾而成濕當金氣正隆出爾至明 秋半脉雙弦而浮乃曰夫人之病蓋由驚風非飲食勞倦所致也以 加夫人自述因失銅符而驚懼由是疾作乃用黄淳牛肝和以文 人暑月泄寫小便亦四肢疲困不欲舉自汗微熱口渴且 曰此東垣所謂夏月中暑 問 固

或連過食則嘔吐泄減脉皆濡弱而緩右脉略大猶覺弱也次的左脉 茯苓芍藥黄民來冬各一錢歸身澤鴻各七分知相山查各六分煎服 脾惡濕湯藥滋濕矣以多苓白尤和梗米為糕食之病旋已所以知其病 古今醫案被一 得之飲酒過多者切其脈濡緩而弱脾傷干濕也。 連山梔积實乾萬澤為升麻一劑吐痰甚多大便始實此後日以黃連 薛立齊治錢可久善飲面赤痰城大便不實此腸胃濕痰壅滯用二陳苓 五不調或二三至緩三五至殿右脉如舊緩弱其左脉不調者必動欲 震按濡緩而弱是虚脉亦是濕脉参苓亦作糕代湯補虚不助濕與後 明佑治一人下泄勺水粒米不納服湯藥即嘔程診之口病得之飲酒 震按此條脉甚命論脉亦奇可以廣學者之見 之晚食前進熱藥同一巧思 精也其右脉緩弱者由於毒藥損其脾也理宜固腎養脾遂以零尤

恩滑数左尺微弦無力此皆虚而脾中。 刻共四度已午腹微痛而泄风七八度日以為常食少倦怠皆即於得 此乃脾昏虧過不能生剋制化當滋化源不信薛謂人曰此翁不久當損 應何也薛診之左關弦繁昏水不能生肝木也右關弦大肝木乗牌土也 為牌經濕熱痰火作濕率用二陳黃連枳實神麵要并白尤柴胡之類不 又一人年六十面带赤色吐痰口乾或時作鴻謂辞之齊日僕之證或以 江應宿治黄水部新陽公患脾野泄十餘年五鼓初必腹痛數如剛至辰 于痢矣次年果患痢殁 震按此條重在如此票厚不多的而日以黃連三錢泡湯飲又當知如 能解其何以不應也院使此素可作暗室一燈 震按左關弦繁右關弦大淺見者不過平肝清濕熱而己服之不應不 有情熱也投黃連松實九腹痛亦

李士材治關人張仲輝素縱飲又喜啖瓜果忽患大鴻諸用分利燥濕者 除漸至天明而起更與四神九八味丸滋其化源半年飲食倍進而泄愈 宋徽宗食冰太過病腹疾國醫不效召楊介進大理中九上日服之屢 於諸法之外另伸一義穎悟者可以觸類旁迎 矣介曰疾因食冰臣請以水煎此藥是治党病之源也果愈震按此 弱乃以益心氣藥兼補脾藥服之遂愈蓋心火能生脾土又於命門 附有人每日早起必大漏一行或時腹痛或不痛空心服熱藥亦無效 震按此條本虚標實又是 生脾土之外另伸一義也 此 殿門 安六 可為用熟藥者又與一一法。 一醫令於晚食前更進熱藥遂安蓋熱藥服於清晨至晚藥力已 久患泄漏以暖藥補脾及分利小水諸法不應一醫診之心脉 氣何以敢之晚問再進熱難則 被 一格后先清後温卻是正法 一夜熱藥在腹足以勝陰氣矣

大便已實前泄時藥粥等物凡温者下四腹中遂覺氣升即欲大解 出甚至夢中大遺了不收攝諸醫或云停滯或云受暑或云中寒百藥雜 轉順逾時方得離風所寫俱清水盈器白脂上浮藥粥及蔬菜俱不化而 覺如針刺 术各二錢甘草升麻各一錢取大汗而愈 緣仲高日金雪莊飲之素壯實善啖仲夏忽患泄寫一應樂粥蔬菜 俱不效李診其六脉皆浮乃引經言春傷於風夏生愈泄用麻黄三錢參 **氤氲編腹即欲如風彈響大池肛門恍如火灼一** 熱所生病用川黄連三錢白芍五錢茯苓扁豆石斛車前各三錢橋 竟如沃石約月餘大肉盡脱束手待斃予往診之脉洪大且 隱隱沁入心脾腹中别成一清凉也界遂卧達旦洞寫頭止 震按此即效戴人治趙明之之法而加象尤尤為穩當。 下咽即就因而滿腹紋辣隨覺腹中有氣先從左升次即右 一錢煎成將并水澄冷加重便一盃藥南入喉恍如飲薄荷 **陣甫墨**一陣繼之更番

寒者敢用黄連至 俱以令進 前煎方。飲之相信甚力堅守二方服幾三年,脾胃始 知向 西海楽 補倘 **参二錢五** 飲茶湯覺陽湍急脹如欲寸裂余已 方快至是覺惡心畏冷旋易以温始相安余曰此火退 六兩炙甘草 五六劑後去升麻又服三十餘劑寫己 其病初平後予勘其絕然年餘飲 此時輕聽盲師以有燥取 接 四錢平始知察脉施治實在神 熟地黄 分黄送三錢蓮肉 擬停滯受寒中暑法治之 一。雨紫河東二具蜜九空心飯時 豆毒本草中巴豆毒者。黄連冷水解之 分至錢許 之何善十 之因出妾得盡發家 而明之也 月 FE 知飢 而雪 3

九三錢生薑湯送下大便雖 痛脉雨手寸顯洪滑雨尺沉伏孫曰此勝胃中 君五皮竟以熟地英肉参芪五味河車填補斷不可及莊 九亦未易及也 震按此條初時用冷藥冷服人猶可及至不知飢飽脹滿欲裂不用六 甫 辣非辣似嘈非懵迷悶之狀不可名狀有時滴酒 附 初不知其為中毒也乃因用升麻太早致圖氣混于上焦胸中時覺 奎治溧水令君吳湧瀾夫人每五更倒飽必寫 四 九胸中恍如有物推下三年所苦。一朝若失 回余治斂之 以當化 一苦不勝莊 錢為末蜜丸如彈子大午 九治之用具母五錢苦零。 源止後恐其元氣下陷急宜升舉用升麻以提 生日此病在上焦湯液入 以神授香連 了一雨真龍腦薄荷葉二錢 有食積痰飲 食後臨卧時各禽化 次腹常作脹間亦 也乃與總管

英九宜每早晨腹痛泄瀉者半年。費色青腹膨脹人皆認為脾腎泄也為 炎關元三十壮服補脾腎之藥皆不效自亦知醫謂其尺寸俱無脉惟 喻嘉言治陳房質下利盜因舊患腸風下血近三十年 體肥身健不以為 石甘草木香枳殼山查陳皮白芍 沉滑大以為憂恐為久而六脉將絕也東宿診之曰君無憂此中焦 半桶脹痛隨愈次日六脉齊見再以東垣木香化帶九湖理而安 奪更以木香化滯丸調理是即神明於規矩之外都 九加備急九為一路要看其對證投樂處又二證皆不以參尤調 冬忽然下血數斗蓋謀属 按二條亦皆通因通用之法但總管九合神授香連丸為一 再下難矣以丹溪保和九二錢加備急九三粒五更服之已刻 敢下耶孫日何傷素問云有故無預亦無獨也若不無時久則元氣 世也積膠於中故尺寸脉隱伏不見法當下去其精諸 **庭**四 华 按一人卷三 酒連調理而去 傷肝脾耳延至春月血盡而 三十四 一路保和

睡然交腹時亦多更不見有發熱之候四也脉已虚軟無力而激之 水水盡而去腸垢納食不化直出如箭肚脱三五寸。晝夜下利二 少司馬李萍槎食飲素約三日始一 一穀些少未顯嘔吐、強之證則相連臟腑未至交絕三也夜問雖數 鬼亦止二次是所脱者脾中之陽而他職之陽猶存也二也胃中尚能 色浮腫唇焦 盡當百言無所視今雙眸出如是所脱者下住之陰而上焦之 脂末服之稍安次以人参白术赤石脂無餘粮益丸服之 之無波復氣即寓生血。私嫌總入胃中。 泄出如火 復定之陽氣漸復則食可漸化而肛 也若果陽氣脫盡當竟汗淋漓目前無非鬼像今汗出不過偶有。 受原豐不易推朽五也但與職大傷陽高。 之烙則陽氣去絕不遠 口乾鼻煤成云不治粉獨以為有五可治乃曰若果 更衣偶因 耳生死大關全於腹中。 亦亦收。 即從陽出乃先 泄亦。 便後寒熱發作有時 入陰故大股熱氣 止矣用藥惟 全愈 2 陽急 間 亦 於 而

止泄不知陰虚自致泉竭小便從何得來於是食入不能停留即從 醫者先治外感不應謂為濕熱而用滑利之藥驅草之致向來燥結者轉 寒頃之少。定則陽復勝陰而熱也若果外感之寒熱何必大便後始然耶 者野中始愛而受之久久陰從寫傷勝從汗傷雨寸脉浮而空陽氣越 變腸游便出急如箭肛門熱如烙又用滑石木通苓寫等莫分利小水 君子湯為補脾胃之正藥去茯苓以其淡滲恐傷陰也加山茱萸以收肝。 上也關尺脉微而細陰氣越于下也陰陽不相維則勢趨 將腸中之垢暗行驅下其具甚腥色白如膿雖大服人参而下空反致上 壅胸膈不舒、喉間頑痰室塞口燥咽乾徹夜不寐一 及職氣之散合之祭术之補甘草之緩再佐升麻之升便元氣下者上 者下團聚於中不散斯縣不至上威腹不至雷鳴汗不至淋漓。 外感其實內傷非感也緣素親大便努择傷氣故 散五味子以收野氣之散宣木瓜以收胃氣之散白芍藥以收脾氣 醫案物 切食物惟味薄質 三王五

也宜温野則水安不泛升胃氣則土旺而痛不作為從何來用白芷 尤有同氣相求之義耶 北味鹿茸人参炮薑各一雨元米糊丸白湯下。 問慎齋治一人常臍痛痛則大便泄此脾虚腎水上泛以下犯上寒在腎 其專力又須大劑藥料煎濃膏調餘粮亦石脂二末頻服緩咽為佳古云 下焦有病人難會須用餘粮亦石脂蓋腸胃之空非二味不填腸垢已 震按此條立言簡括立方精卓近惟葉案有云久鴻無不傷昏食減不 答,炮附子淡乾薑可與此方並時 震按二條以補救虚以潘固脱乃治久利之舊法次案大翻酸收則新 化陽不用事八味腎氣乃從陰引陽宜乎少效用鹿茸人參陽起石花 二味不復其粘着之性义况惧以石之滑者傷之处以石之間者教 可加便泄漸止是收氣之散為與緊關頭故取四味重複籍

孫東宿治大宗伯董海老年六十七向有脾胃疾暑月以過啖瓜果而胸 達今反奪之誤矣飲以涌劑且置李中座使人環旋頓吐宿肉仍進神芳 章後至診之十口脉促而兩尺將絕彦章曰胸有新邪故脉促宜引之上 古今醫案 茶商李富人也咬馬肉過傷腹脹醫以大黄巴豆治之轉劇抱一翁項房 錢須臾大吐大下。約去二斗餘腹中漸空快次日以粥飲調理而愈 非峻急之劑豈能斬關奪門遂以備急九十粒分二次服又與無憂散 胃俱填塞無更虚更實傳化之理內經云陰氣者静則神藏躁則消亡飲 迎右關尤有力蓋妥肉乾燥多食以致發渴暢飲潼乳肉得濕而脹落肠 羅謙南治博免赤馬刺因獵得免以火炙食過多、抵暮困倦渴飲運乳斗 丸大下之病去聚咸服 餘是夜腹脹如鼓疼痛悶亂吐瀉不得躁擾欲死其豚氣口大二倍於 食自倍腸胃乃傷今因飲食太過使陰氣躁亂神不能藏死在旦夕矣若 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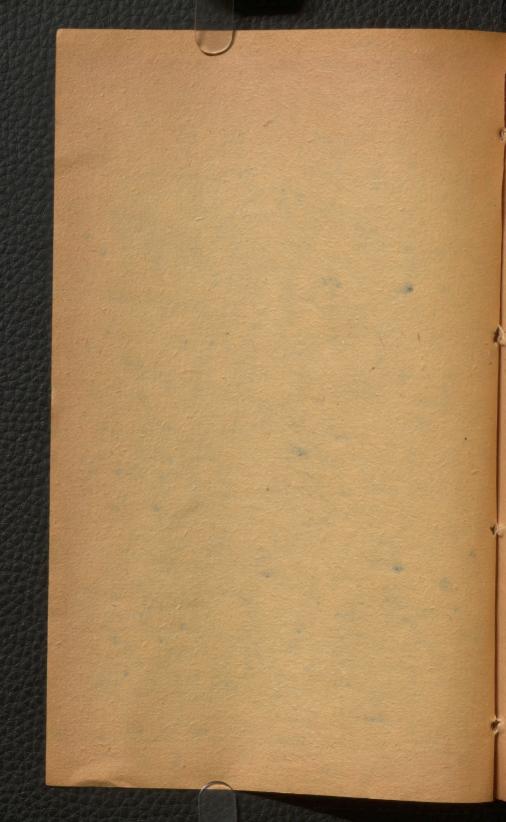
如刺六脉模糊指下葬之似有如無足 次服萬億九得吐瀉而愈 龍雲林治 脹問欲死諸醫掣肘襲見其六脉俱有用黃酒 膈脹痛診其脉寸 其熟愈熾昏即 碩治幼科汪五符夏月傷食嘔吐發熱顱脹自利黃水偏體 震按修仲高治老人 令病人浸其中以熱湯樣心胃肚腹氣 非魔者肉桂 茅等不知此傷於瓜果寒濕淫勝也經云寒淫所勝治以辛温 一錢為末每服二錢酒調下之兩三日則胸膈寬而知餓 人臘月賭食羊肉數的被羊肉冷油凍住堵塞 手輕輕亂拍胸腹背心令二 不能消前方所以無效耳乃用高良薑香附各。 不省第 **屬** 弦緊觀其色 傷冷食及難化之 三日自利 一神藏氣固考其所服藥不過二陳平 不止時常藏語至夜尤其乃 脛不温自認陰寒而服五積散 物用老畫紫蘇煎湯置浴鍋內。 而食化與此法。 人吹其耳又將熱燒酒灌 间 在胸 合一。雨肉 肌 舅葉陽 肉 押

業新宇停食感冒而雨寸關皆潘數模糊雨尺皆沉弦而按之益堅雖 凉膈散下之諸醫正欲藉此脱手聽其用藥一下而神思大清脉息頓起 熱當用人參白虎爭持未決取證于石頑診其六脉雖皆潘弱模糊 郊情以其證大熱而脉息類糊按之殊不可得以為陽欲脱亡之候欲 生以為傷暑而與香薷飲遂頭面汗出如蒸喘促不盜足冷下逆軟醫 緩解不便用藥是夜即腹暴滿而逝門人問口葉子偶抱小悉何以知 必死而辭之口凡人胃滿則陽虚陽滿則胃虚更實更虚其氣乃 之兆也此證設非下奪而與參附助其壯熱項刻立斃可不詳慎而妄為 下按之大痛舌上灰刺如芒乃食填中宫不能鼓運其脉往往多此當與 尚能行走而脉少冲和此必向有陳氣在少腹韵之果患寒疝數 知傷食之脈雖當氣口滑威若屢傷不已每致潘數模糊乃脾不消運 參附子雲間沉明生以為陰證斷無汗出如蒸之理脉雖虚而證 殿門 安米 按 三十と

又治一少婦年十九因不如意逐膈滿不食累月億甚不能起坐已午問 遊數十點而安 喜食饅頭彈子大深惡粥飯朱意脾氣實非权實不能散以温膽湯去竹 丹溪治一室女因事件意鬱結在脾半年不食但日食熟養大聚數校遇 權則陰邪仍歸陰位而止今胸中先為宿食填塞腹中陳氣不逆則已逆 忽以格誹謗也。 其即死也故凡診六部中病脉有不相應處即當審其有無宿病不可輕 心等疾皆是陰邪標結鬱積既久則挾陰火之勢而上升者胸中陽氣有。 有食而腹有積上 震被傷食原非重病故所選不多然諸法成備靡巧不臻毋庸買菜求 不食 下俱满正氣無容身之地往往有暴絕之處所以不使用藥實未知 下俱困能保其不交攻為患乎當知殿

有此氣不遂而鬱於胃口內有感血的因病久元氣已虚中官之以勉 進食鬱而生痰法宜補減熟施以麥尤各二錢茯苓橘皮各一錢紅花 發熱面亦西成方退夜間小便數而點滴月經極少脉沉潘短小重 九日夜二藥各四服次日食進三日熟退而愈 古 分食前煎服少項與神佐九減輕粉牽牛為細丸如芝麻大睡津煎十 能張目漸追稀粥明日更輕安能食病家喜奉真笑曰此不足喜 此自可諸藏皆衰惟肝獨威脾為肝所勝其氣先絕一藏絕則死若急 他病而不食者不在此例夫人身以胃氣為本經年累月粥飯全廢似 震被不食之因甚多而因鬱因怒其大端也所载三条可以為式 暫舒耳無能為也後三日果平 附四明僧奉真治天章閣待制許元之子腹目不食已通宿矣奉真 已絕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日子方些對能延數日之期否表 府氣令肝衰則膽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投藥至晚稍精 来按 卷三 ニテハ 图

古令醫案按卷第二終 童男不食粥飯究非所宜 三項與絕食者原不同耳但女與男又别有記陽動陰縣陽開陰閣若 以無事亦不處方後皆婚嫁生子蓋穀肉流果均以養生去穀而猶存 數口而止其父母甚憂之予視其形色不變起居如常六脉与平乃許 暑啖炭栗棗橋落花生芝蘇薄脆豆腐乾之類或飲酒一二盃或腐漿 無不死者然子曾見雨家閨女皆十餘歲皆無我漸漸厭惡粥飯每日



K952 1909 V.2